

● 立夏专栏 ●

春天缠绵于谷雨不愿离去，而心急火燎、热情奔放的夏，已随一个“立夏”的节气匆匆登场。

夏自何始？《礼记·月令》有12字恰如其分的诠释：“蜩鸣鸣，蚯蚓出，王瓜生，苦菜秀”。田间的青蛙跳跃着觅食、鸣叫，土里的蚯蚓忙着翻松泥土，王瓜的藤蔓儿快速生长，农作物和草木绿油油的，沐浴在阳光下，天气始热，提醒着人们该迎夏了。

夏自何始？宋·曹幽《春暮》：“门外无人问落花，绿阴冉冉遍天涯”。春天的繁华已谢，花朵变成果实缀于枝头，黄莺啼叫着，仿佛在惋惜春天的归去；翩翩飞舞的蝴蝶，也在留恋凋落的残花，似在寻觅春天。

殊不知，夏天已经开始了。看那时光荏苒，季节交替，昨日乍暖还寒，不想一夜熏风催走了春天的履痕，迎来了夏的身影。北方的骄阳下，田野上翠绿的麦穗，已开始微微泛黄。南方的新雨后，园林中诱人的黄梅，透出阵阵芳香……

夏自何始？陆游《初夏绝句》：“纷纷红紫已成尘，布谷声中夏令新”。春天的万紫千红虽已成过往，而随着布谷鸟清脆的叫声，枝繁叶茂的夏天已经来临，“芳菲歇去何须恨，夏木阴阴正可人”的四月天近在眼前。

一串串洁白的槐花，层层递进，将满枝头，空中弥漫着淡淡素雅的小香；国色天香的牡丹，早在谷雨前一马当先，接着是小家碧玉的蔷薇爬满道道院墙，犹如五色的瀑布倾泻而下，碧芳像雨雾弥漫初夏的乡村；一朵一朵火红的石榴花，点燃整个夏天的热情；季风拂过乡野村落，月季怒放，杜鹃盛开，米兰、茉莉含苞待发，还有鸢尾、南瓜花……姹紫嫣红，争芳斗艳。

房前屋后，河畔路边，一树一树槐花、杨花、枣花，盛开在和煦的阳光之下，引得蝴蝶翩翩，蜜蜂绵绵。那是乡村的风景，紫的、白的，花香袭人，托出乡村四月的诗意。夏天，就在这繁盛的花海展开了锦绣。

夏自何始？夏自田野之上，农人的汗水，布谷的歌声，喂大的禾稼，开始。夏自棉花玉米的旺长之中翠绿，在扬花灌浆的麦穗闪光，在暖阳之下油菜花的金黄，在“春争时，夏争时”“一天不锄草，三天锄不了”的民谣里流淌……

所以夏，走在乡村四月，洋溢着劳动的气息。立夏夏起，乡村农事日渐繁忙，随着种瓜点豆、锄草灭虫、松土施肥的节奏，流进了宋代诗人范成大的《村居即事》：“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，采了蚕桑又插田”。

季风飘过初夏的阡陌，田园日渐丰腴，劳动滋润的四月，泼洒出立夏灿烂生动的主题。

● 盛典 ●

忙夏与看夏

周天红

一缕风暖暖地吹过窗台，翻开季节的书笺，立夏，我知道，夏天说来就来了。不过，真正的暑热还早着呢，要想感受“绿树浓阴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”的日子，还不是现在。

古书云：孟夏之日，天地始交，万物并秀。此时此节，夏收作物进入生长期，冬小麦扬花灌浆，油菜接近成熟，夏收作物年景基本定局，乡下有“立夏看夏”的习俗。也有“多插立夏秧，谷子收满仓”“一天不锄草，三天锄不了”的俗语。

立夏时节，是农田忙种忙管大春粮食作物的关键。立夏前后，正是插秧的火热时候。此时气温并不高，栽秧后要早追肥，早治病虫害，促进早发。

这时若有几场透雨，那是最好的。乡间俗语说得好：“立夏不下，犁耙高挂；立夏无雨，桶里无米”。下了雨，农作物生长更旺，丰收的希望满满的。

黄瓜、豇豆、茄子等蔬菜作物，要做好病虫害防治，要尽量消灭在大棚内。正是果树生长的旺季，挂不挂果就看这一下子了，要抹去过多的新梢，重视花后病虫害防治。庄稼与土地，就靠管。你不管它，它就不管你。

古诗云：“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，采了蚕桑又插田”，把立夏时节乡村的美丽与劳作描绘得形象而生动。

乡人喜欢庆贺每个时令、节气，最大的好处就是找个理由吃些好的。清明吃耙、中秋吃饼，腊八也要喝粥。那么，立夏吃什么呢？

记忆最深的就是吃软雀耙了，这是一种野草，春夏之交的乡村，满山遍野都是，随处都能扯上几大把。软雀耙洗净了，放在开水里迅速烫一下锅，切细切烂，再和糯米浆拌在一起，能捏成饼或耙就行了，然后把馅包在里面，放入蒸笼。大约二十分钟过后，打开锅盖，软雀耙就成了，一股浓浓的青草清香扑鼻而来。

以前，软雀耙是农人家的好东西，现在已成了商品。我老家那个场镇子上，一开春，有好几家店子都在卖软雀耙，听说都发大了，真是行行出状元。

古书又云：“立夏之日，蜩鸣鸣；又五日，蚯蚓出；又五日，王瓜生”。表明这一节气先听到蜩鸣在田间的鸣叫，接着可以看到蚯蚓翻土，然后王瓜的蔓藤快速攀爬生长，精细地描述了夏初的物候景象。百股红紫头芦苇，立夏时节，万物繁茂，很多地方槐花也正开，天地间都是个好日子。

夏日如火。其实，川南的初夏并不那么可怕，仍就诗情画意且温柔浪漫。山间田野和林间小溪，都是景色诱人。只要忽略季节交替的苦，夏天就在一花一红一柳一绿的唐诗与宋词的装扮里。

我在乡村山水的沐浴中长大，最爱的还是小河边的红蜻蜓，玉米林里的花蝴蝶，有点浪漫，有点醉人。至于那些蝌蚪与蚱蚱、蚯蚓与蚂蚁，小鱼和小虾，那是玩起来最有趣儿的。捉它，逗它，喂它，生命与生命的嬉戏，是童年与寂寞中的一种快乐。

城市的立夏，是没有痕迹的。钢筋水泥与车流之间，花草树木和鸟雀，已对季节失去了敏感。在城市，四时八节已失去了轮回的记忆。

但每一个季节的来临，在时间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都是有形或无形地存在的。

立夏，夏立了，万物至此皆能长大。

再读一遍《归园田居》

蔡琳

之谓也。闲则能读书，闲则能游名胜，闲则能交益友，闲则能饮酒，闲则能著书。天下之乐，孰大于是？”

可见，诗意典雅的慢生活，是古人孜孜不倦的追求。在浮躁的世界里，已很少有人安下心来体会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的闲适，感悟“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”的苍茫。

“从前的日子过得慢，车、马、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”。世上总有一片美好的风景使你安静和向往，也让你知道所有的跋涉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幸福。

能在繁忙中有一份平静淡然、飘然物外，沉淀下浮躁的心情，才不至空叹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”。

高中时候，读过一句印象深刻的话：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必须找到一个能为之深深迷恋的东西，才能让枯燥的人生更有意义，它可以是一个人，一个物件，也可以是一件事。判断一个人的成功，是看他在何种状态下，多长时间里，能够坚持一个人的孤独。

十七八岁真的不是一个神奇的年龄，那时的我们像婴儿迫不及待地探寻着外面的神奇与精彩，吸收着天地之间的明媚与养分，滋养着年轻的灵魂和心灵。

第一口蛋糕的滋味，第一件玩具的安慰，第一次吻别人的嘴，第一次生病了要喝药水。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”。那时看过的书，经历的事，仿佛一辈子都难以忘怀，正如王菲用空灵的声音寂寞的吟唱：懂事之前，情动以后，长不过一天，那一年，让一生改变。

乔布斯说，每个人终将会死去，这是我认能够避免个人患得患失的最好方式，你已经赤裸裸地面对死亡，那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去追随自己的心。生有涯而知无涯，用有限的生命去尽情地体验大千世界的绚烂美好，这或许是人生中最大的意义。

对古代文化的热爱，为生活平添了许多诗意，听筝、吟诗、品茗、诵词，自有一份琴心素雅，仿佛回到了古时的一间茶楼、几方庭院，感受书生的眉目疏朗、气量非凡，触摸到美人华丽的裙摆。

喜欢他们“琴瑟再御，岁月静好”的含蓄，“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潇洒，“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”的悲壮，“古来圣贤皆寂寞，惟有饮者留其名”的豪放。

一直羡慕中文系的同学，孺子百家诗词

歌赋，在博大精深的文化里晕染了这么久，人生的背景一定是一块绚丽多彩、古韵古风的布。风华是一指流沙，苍老是一段年华。

喜欢美文，喜欢诗词，喜欢所有隐忍不语的爱，以及流失在岁月里的憾；喜欢英雄迟暮的悲怆，红颜薄命的无奈，喜欢在古文里体会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伤感，或在小桥流水人家里回忆江南的清丽婉转。

爱是世间最美好的情感，是治愈伤痛最好的良药。信仰爱，懂得爱，拥有爱，被爱治愈。

“爱子心无尽，归家喜及辰”是伟大的母爱；青梅枯萎，竹马老去，从此我爱的人都像你，是恋人之间；“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”是知己之爱。

亲情，友情，爱情，所有的爱汇集起来，温暖了我们的人生。寒山问：“世间有人谤我、辱我、轻我、笑我、欺我、贱我，当如何处治乎？”拾得答：“你且忍他、让他、避他、耐他、由他、敬他、不要理他。再过几年，你且看他”。

爱是宽容，是博大，是牺牲，是放开。有时，爱是痛彻心扉的离开，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遗憾，又或者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，是牺牲自己成全千万人的慷慨。爱就像乌云后灿烂的阳光，驱散心中挥之不散的阴霾，让人振奋，让人温暖。

江山静好，岁月无恙，十年且看从容。以爱之名，温热世间的烟火，以爱之名，读懂爱恨的因果。雪莱说，道德中最大的秘密是爱。而我想，快乐的秘密又何尝不是呢？

陶渊明一生厌倦官场，喜欢田园风光的美好动人，乡野生活的舒心愉快。他以朴实的语言，不加雕饰地描绘出宁静纯美的天地，表现了乡居的幽静和心境的恬淡。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”。



新格言

云外空如一

杨福成

闲人达士，退避山水间，追求的是花草的闲乐淡雅，可养心养生，而养欲则不大合适。

人追求的是欲，躲避的也是欲。这“欲”附着于人的一生，又究竟是个啥呢？

“云外空如一”这五个字，非答案，又是答案。

“云外空如一”，是诗人王维《和使君五郎西楼望远思归》的末句后半句，它的前半句是“故乡不可见”，这是一首思乡诗。

“云外空如一”的“外”，在宋代李昉著的《文苑英华》又作“水”，“外”非物，而“水”则是物，物与非物之间，在诗里可通用，在烟火的

冷眼

学学猴哥

汤飞

扇就十分凉快，正适合看动画片《西游记》。

每天定时追剧，重复观看也不减乐趣。虽然对86版钟爱有加，而动画片版仍让人着迷。喜欢无需理由，小孩子忙着看电视，哪有闲心思考理由？

时隔多年，我忽然生出回味之的念头，这位记忆中的贵宾，不用预约，上网可见。我将关注的重点从情节转移到人物，尤其是猴哥。他对师父、师弟、对手和神仙的规劝、吐槽、讽刺、恐吓，放到今天依然有滋有味，不落俗套，特别契合当代人的心态、个性，所以向猴哥学白的弹幕数不胜数。

老酒品出了新意，我忍不住会心一笑，多年前那个坐在黑白电视机面前的我也一定在笑，原来喜欢并非全无理由。

不管遭遇任何挫折与困难，猴哥始终乐观、无畏而自信，初心不改，矢志不渝，机智应对。正如片头歌里唱的：紧箍咒再念，没改变老孙的本色。人生犹如取经路，一走就是几万里，途中陷阱与艰辛齐飞，汗水共泪水一

岁月霓裳

孟府的又一场香雪

孟祥兵

的香气，轻盈无浊，有着极强的穿透力，可瞬间传遍全身，直达血脉。见过流苏花开的人，都在这香气侵入脑髓时，神清气爽。



抛下俗事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灵魂飞扬起来，与碧海青山竹林溪水同在，我觉得自己是幸福的。

此心安处是吾乡，那里有心灵的安宁和灵魂的归处。在这样云淡风轻的日子里，听着窗外的树叶沙沙作响，几只燕在枝头鸣叫，瓦蓝的天空几朵白云悠闲的飘荡，突然有种莫名的喜悦与满足，心中澄澈如水，天地瞬间安静。

这时候，我就想起陶渊明的《归园田居》，深深与之共鸣。时光深处，岁月静好，十年已过，眉展如初。

《归园田居·其一》写道：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。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开荒南野际，守拙归园田。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。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。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。户庭无尘杂，虚室有余闲。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。

曾经在二十几岁的年纪，信誓旦旦要把人生过成一首诗又如何，年少轻狂的过往。如今，仍以生活里该有些诗意，在世相纷乱里，有一个方式让脚步慢下来。

某种程度上，人的成功取决于精神力量的强大，而对我们至关重要的，往往是那些看似无用的东西，比如，一壶茶，一支曲，一炉香，一幅画。读一些无用的书，做一些无用的事。

三十七岁的年纪，做了妻子和母亲，体会了生活的艰辛与繁琐，但仍旧想要坚持的，是一颗淡然的心。无欲则刚，有容乃大。人有了欲望，就有了软肋，软肋越多，则活得越累。

我们既要有人闲桂花落的心境，亦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困厄而终，大隐于市，小隐于野，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，才会在失败时有一份淡然，成功后留几分稳健。

老祖宗几千年的传承，内圣外王，修己安人。孟子说大丈夫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我们的古人讲仁义，讲留白，讲含蓄，讲谦逊，亦最懂得“闲”的精妙。

清代的张潮说，“能闲世人之所忙者，方能忙世人之所闲。人莫乐于闲，非无所事事

静观

徐渊若：为文为官皆谨慎

陈小龙

1943年3月21日，36岁的江苏省江阴县徐渊若赴任龙泉县县长。这位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的高材生，曾担任过浙江大学教授，学贯中西，满腹经纶。余余同当地士绅攀谈修志一事，他深感龙泉旧志中关于哥窑的记载寥寥无几，难解考古者的渴望，有意编写专门的章节，为修志作准备。

此后，徐渊若收集研究瓷片，潜心查阅典籍，并与此道中权威人士往来交流，历久所见越多，眼界越广，兴趣也越来越浓。1944年秋，又“道出疏田，既亲历窑址，复遍观藏家珍品……”。

11月12日至22日，徐渊若每天晚上独处一室，闭门谢客，夜深人静时仍奋笔疾书，草就初稿。之后几经修饰补充，有时为一言之得，一字之疑，与各方家一日之间数次信使往来，反复辩证斟酌，不敢丝毫轻率，终于编写完成《哥窑与弟窑》一书。其为文之严谨，可见一斑。

文如其人，徐渊若为官也是谨慎节制，律己甚严，不以势压人。

在《哥窑和弟窑》一书中，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：索阅藏家青瓷之难，不可言说。原因是当时藏家藏品较多的，并不像现在这样有专门的场地和橱柜陈列展示，而是包装后堆放在箱子里。拆视后，又要重新包装，极为繁琐。若不小心，展视难免磕磕碰碰，即便微小的损坏，藏家也是怜惜不已。尤其达官贵人看中的，碍于面子，无奈又得馈赠一两件，更是有苦说不出。

徐渊若主政后，当地士民慑于过去的官威，在他提出检视藏品时，既不敢断然回绝，又恐他如法炮制，中意的就想据为己有，即使询问价格，也不敢多索，常面露难色，欲言又止。

徐渊若察觉这一流弊，开始革故鼎新，立下规矩并请周知，凡到一家，虽虽请索阅，但不轻易开口求购，如货主自愿出售，也绝不讨价还价，相信他们决不会信口开河盲目抬价。

如此一来，风气为之一变。按照徐渊若的规矩，能历赏珍藏而免遭白眼，士民也将古玩源源不断送来衙内，让他一睹为快，一饱眼福。不能不说，徐渊若的人格魅力，使民众为之折服。

四月的孟府，总是门庭若市般热闹非凡，观赏流苏已是人们心里的一种习惯。两棵流苏老树，兄妹般相互搀扶着，如今已有三百多年。初春的枝梢，刚刚萌出了新芽儿，碧绿而又晶莹，像从天上撒下的翡翠珠儿，哗啦啦跳跃着，直奔了亚圣府赐书楼前的国医小院。

据记载，本不产茶的北方，称流苏为“茶叶树”。其嫩芽和花均可做茶，且消食降火，对儿童胃弱腹泻均有很好的作用。流苏花瓣



偶见一方白文印，刻得不错，当然，打动我的不是刻得如何，而是印文——云外空如一。

这极富禅味的五个字，既浅显又费解。浅显的是，云天之外，迷迷蒙蒙，空空如也，又觉得有什么东西。

这若有若无，就像我们寻常的物理，看得见是有，抓不住是无，究竟是有还是无呢？

这有若无之间的缥缈，也正是诗意与人生至境的妙处。

1599何解？

由2015年《大圣归来》里的孙大圣，以及1999年动画片《西游记》中的美猴王组成的“偶像团体”。我对后者的印象更深。

有天刷微博，头长棕色毛发，脖系蓝色领巾，身穿黄色衣服，挥舞着金箍棒的猴哥突然跃入眼帘，还是很多年前初见的模样。无论重叠多少页时光，都掩盖不住他的鲜活，影视形象不会变，变的是观众。耳畔自然而然地响起“猴哥猴哥，你真了不得”“白龙马，蹄朝西”两支烂熟于心的旋律。

孩提时代，巴掌大的徐家湾是我的花果山。蝉声大噪后，小伙伴们陆续从学校返回，进入暑假的乐园。我们模仿电视情节，占山为王，分爵封官，互相攻伐，义正辞严，一群人乐此不疲，全然不觉盛夏的炎热。尤为讨厌太阳落山，因为我们不得不中止游戏，从大王、将军、仙女变回乡下小孩，乖乖沿着羊肠田埂回家，吃晚饭睡觉。

还有什么事比玩耍更有趣？看电视。彼时电视不是稀罕物，我家便有一台长城牌的黑白电视机，不秒之处在于只能接收一个台的节目，而且画面不够清晰，满屏雪花点，远远比不上能接收数十个台、画质高清的有线电视。整个徐家湾有好几户已安装，可我家不在其中。

一个伙伴的家是我向往的去处——那台电视可以播放丰富的节目，给孩子对古往今来与大干世界的想象。土墙青瓦房，不开风

四月的孟府，总是门庭若市般热闹非凡，观赏流苏已是人们心里的一种习惯。两棵流苏老树，兄妹般相互搀扶着，如今已有三百多年。初春的枝梢，刚刚萌出了新芽儿，碧绿而又晶莹，像从天上撒下的翡翠珠儿，哗啦啦跳跃着，直奔了亚圣府赐书楼前的国医小院。

据记载，本不产茶的北方，称流苏为“茶叶树”。其嫩芽和花均可做茶，且消食降火，对儿童胃弱腹泻均有很好的作用。流苏花瓣